



美文经典文丛
赏读精品美文
情动你我
美在瞬间

Meiwen Jingdian
Wencong

李新纯◎主编

双色版

最经典的散文



触动生命的美文珍品 千锤百炼的天籁之音

浓缩百年，萃取经典，营造迷人书香，奉献千古美文，享受品位阅读。让你尽情领略文学大家的笔下风光，汲取他们的人生智慧，感受历史的文化底蕴，触摸岁月的留痕。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美文经典文丛

赏读精品美文

情动你我

美在瞬间

Meiwen Jingdian
Wencong

李新纯◎主编

双色版

最经典的散文



触动生命的美文珍品 千锤百炼的天籁之音

浓缩百年，萃取经典，营造迷人书香，奉献千古美文，享受品位阅读。让你尽情领略文学大家的笔下风光，汲取他们的人生智慧，感受历史的文化底蕴，触摸岁月的留痕。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申明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经典的散文/李新纯主编. —延吉:延边人民出版社,
2009. 6

(美文经典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449 - 0633 - 3

I. 最… II. 李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
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1828 号

美文经典文丛 李新纯 主编

图书策划:  腾飞工作室
15611907758

出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, <http://www.ybcb.com>)

印刷: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发行:延边人民出版社

开本:710 × 960 1/16 印张:294 字数:350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 - 7 - 5449 - 0633 - 3

版次: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10000 全套定价:562.80 元(全二十一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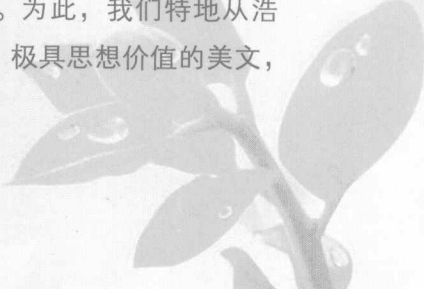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美文，是感悟的渗透，是思想的火花，是理念的凝聚，是睿智的结晶。它怀拥大千世界，洞穿人生百态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

敏锐的作家，善于捕捉哲理闪光的瞬间，形诸笔墨，写就内容隽永、耐人寻味的美文。这些佳作在潜移默化中给读者以思想启迪和灵魂的洗礼。美文又以种种形象来诠释生命的真谛、万物的精华，它以深邃的内涵，使我们领悟事物的本质，达到透视事物底蕴的审美效果，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人们赋予了美文不同的定义，从汉赋到今天，美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。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，以其洞幽烛微的观察、超尘脱凡的秉性、悲天悯人的情愫、妙笔生花的笔墨，写下了无数文采斐然、脍炙人口的美文。这些历经时间过滤而留存下来的传世佳作，不仅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而且感染和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们，叩问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，给大家以精神上的享受和艺术上的熏陶。

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，人们往往在追逐物质生活的同时渐渐迷失了自我，当今社会最缺的不是物质，而是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。人文关怀让世界充满了温馨和关爱，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凝聚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源泉。

我们不敢想象一个缺乏人文素养的人，他的未来会是怎样；我们更不敢想象一个缺乏人文素养的民族，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。而从哲理美文中汲取人文精神的营养，是培养人们人文素养的最佳途径。为此，我们特地从浩瀚的中外散文佳作中精选了一批适合当代人们阅读的、极具思想价值的美文，





让大家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美好的享受、文化的熏陶和生活的智慧，逐渐培养起自己的人文精神。

《美文经典文丛》荟萃了众多中外名家以及实力派作家的各种体裁和题材的美文，呈现了大师们深刻的人生感悟。透过这些文章，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灵动和人文的关怀，体味到世间最本真质朴的情感，并获得真知与感动、启迪与智慧。《美文经典文丛》包含了人生、青春、处世、心态、价值、修养、成功、智慧、知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，几乎涵盖了人生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。这些美文不仅可以提高大家的人文素养，还可以增加大家的阅读兴趣和写作水平。本书形式丰富多彩，生动有趣，非常适合广大中小学生和青年朋友阅读。

编者

2009年6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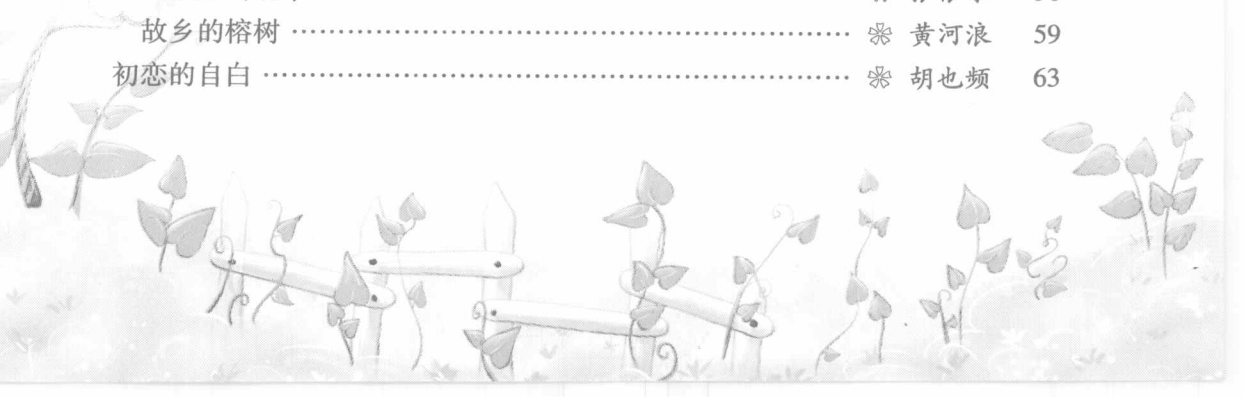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

国内卷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✻ 鲁 迅	3
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	✻ 蔡元培	7
五峰游记	✻ 李大钊	14
我的戒烟	✻ 林语堂	16
还乡后记	✻ 郁达夫	20
故都的秋	✻ 郁达夫	28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	✻ 朱自清	31
我的母亲	✻ 邹韬奋	37
背 影	✻ 朱自清	41
竹 刀	✻ 陆 蠡	43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	✻ 林徽因	48
蛛丝和梅花	✻ 林徽因	53
五月的北平	✻ 张恨水	56
故乡的榕树	✻ 黄河浪	59
初恋的自白	✻ 胡也频	63



✻ 牛 汉	67	 上学第一天和墨刺的梅花点
✻ 莫文征	70	 父 亲
✻ 艾 青	76	 忆白石老人
✻ 陶晶孙	82	 记创造社
✻ 刘大白	87	 龙山梦痕序
✻ 石评梅	91	 墓畔哀歌
✻ 雁 翼	95	 与鲁迅对话
✻ 屠 岸	97	 关于曹禺先生的记忆
✻ 肖 凤	103	 敬悼萧乾先生
✻ 凌叔华	109	 回忆郁达夫一些小事情
✻ 林 非	112	 询问司马迁
✻ 石 英	117	 大师的启迪
✻ 施 晗	122	 带上文学行走
✻ 施 晗	126	 流香居闲话
✻ 许达然	128	 失去的森林
✻ 曾敏之	131	 桥
✻ 王宗仁	135	 藏羚羊跪拜

国 外 卷

✻ 壶井荣	139	 蒲 公 英
✻ 大卫·格罗斯曼	141	 人像一根麦秸
✻ 赫尔曼·黑塞	148	 童年轶事
✻ 马丁·路德·金	162	 我有一个梦想
✻ 罗曼·罗兰	166	 论 创 造
✻ 科莱特	168	 最后的炉火
✻ 彼德·魏斯	172	 告 别
✻ 高尔基	175	 海 燕
✻ 蒲 宁	177	 静
✻ 邦达列夫	181	 白 草

贝多芬百年祭	✻ 乔治·萧伯纳	185
世间最美的坟墓	✻ 茨威格	189
铃 兰 花	✻ 普·沃尔兹	191
孤独棵树	✻ 埃林·彼林	195
赤脚的孩子	✻ 斯米尔宁斯基	197
中国之美	✻ 赛珍珠	199
远 和 近	✻ 托马斯·沃尔夫	207
永不道别	✻ 博伊尔斯	210
归来的温馨	✻ 聂鲁达	212
信仰自由	✻ 爱因斯坦	215



国内卷



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※ 鲁 迅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百草园。现在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“啪”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臃肿的根。有人说，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，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，牵连不断地拔起来，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，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。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。

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。

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：先前，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，晚间，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叫他。答应着，四面看时，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，向他一笑，隐去了。他很高兴，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。说他脸上有些妖气，一定遇见“美女蛇”了。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唤人名，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他自然吓得要死，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，给他一个小盒子，说只要放在枕边，便可

高枕而卧。他虽然照样办，却总是睡不着，——当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，果然来了，沙沙沙！门外像是风雨声。他正抖作一团时，却听得“豁”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，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飞回来，敛在盒子里。后来呢？后来，老和尚说，这是飞蜈蚣，它能吸蛇的脑髓，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。

结末的教训是：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，你万不可答应他。

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，夏夜乘凉，往往有些担心，不敢去看墙上，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。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，也常常这样想。但直到现在，总还是没有得到，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

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，雪一下，可就两样了。拍雪人（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）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，这是荒园，人迹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鸟。薄薄的雪，是不行的；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，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。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秕谷，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颊的“张飞鸟”，性子很躁，养不过夜的。

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明明见它们进去了，拉了绳，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，费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过三四只。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，装在布袋里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，他只静静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私塾里去了，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。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；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，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，……都无从知道。总而言之：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，我的蟋蟀们！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……

出门向东，不上半里，走过一道石桥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，第三间是书房。中间挂着一块扁道：三味书屋；扁下面是一幅画，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没有孔子牌位，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
第二次行礼时，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。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，须发都花白了，还戴着大眼镜。我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我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

方正、质朴、博学的人。

不知从那里听来的，东方朔也很渊博，他认识一种虫，名曰“隆哉”，冤气所化，用酒一浇，就消失了。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，但阿长是不知道的，因为她毕竟不渊博。现在得到机会了，可以问先生。

“先生，怪哉，这虫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……”我上了生书，将要退下来的时候，赶忙问。

“不知道！”他似乎很不高兴，脸上还有怒色了。

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，只要读书，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，决不至于不知道，所谓不知道者，乃是不愿意说。年纪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见过好几回了。

我就只读书，正午习字，晚上对课。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，后来却好起来了，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，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，从三言到五言，终于到七言。

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，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、太久，可就不行了，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：

“人都到哪里去了？！”

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：一同回去，也不行的。他有一条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罚跪的规则，但也不常用，普通总不过瞪几眼，大声道：

“读书！”

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，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，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的，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，有念“厥土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”的……。先生自己也念书。后来，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，静下去了，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：

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座皆惊呢——；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嚅……”

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，因为读到这里，他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。

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，于我们是很相宜的。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。我是画画儿，用一种叫做“荆川纸”的，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，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。读的书多起来，画的画也多起来；书

没有读成，画的成绩却不少了，最成片段的是《荡寇志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绣像，都有一大本。后来，因为要钱用，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。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；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，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。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。





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

※ 蔡元培

北京大学的名称，是从民国元年起的；民元以前，名为京师大学堂；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，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；我在民元前六年，曾任译学馆教员，讲授国文及西洋史，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。

民国元年，我长教育部，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：一、大学设法商等科的，必设文科；设医农工等科的，必设理科。二、大学应设大学院（即今研究院）为教授、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。三、暂定国立大学五所，于北京大学外，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、汉口、四川、广州等处。（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。）四、因各省的高等学堂，本仿日本制，为大学预备科，但程度不齐，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，乃废止高等学堂，于大学中设预科。（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，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，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，文化不免落后；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，就不必顾虑了。）

是年，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；两年后，严君辞职，改任马相伯君，不久，马君又辞，改任何锡侯君，不久又辞，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。民国五年冬，我在法国，接教育部电，促回国，任北大校长。我回来，初到上海，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，说北大太腐败，进去了，若不能整顿，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，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。但也有少数的说，既然知道他腐败，更应进去整顿，就是失败，也算尽了心；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。我到底服从后说，进北京。

我到京后，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，问北大情形。他说：“文科预科的情

形，可问沈尹默君；理工科的情形，可问夏浮筠君。”汤君又说：“文科学长如未定，可请陈仲甫君；陈君现改名独秀，主编《新青年》杂志，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。”因取《新青年》十余本示我。我对于陈君，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，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《警钟日报》服务时，刘君语我：“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，发起的若干人，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，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。”现在听汤君的话，又翻阅了《新青年》，决意聘他。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，我即往访，与之订定；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，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，沈君亦原任教授，一仍旧贯；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，次第执行。

我们第一要改革的，是学生的观念。我在译学馆的时候，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。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，只要年限满后，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。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，把第一次的讲义，照样印出来，按期分散给学生，在讲坛上读一遍，学生觉得没有趣味，或瞌睡，或看看杂书，下课时，把讲义带回去，堆在书架上。等到学期、学年或毕业的考试，教员认真的，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，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，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。要是教员通融一点，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，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；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，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。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，得了一种保障了。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，是从京师大学堂“老爷”式学生嬗继下来（初办时所收学生，都是京官，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，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）。他们的目的，不但在毕业，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。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，他们不见得欢迎；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，考试时严格一点，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，虽罢课也所不惜。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，来兼课，虽时时请假，他们还是欢迎得很；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。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，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。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，就说明“大学学生，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”。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，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。

那时候因《新青年》上文学革命的鼓吹，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，他回国后，即请到北大任教授。胡君真是“旧学邃密”而且“新知深沉”的一个人，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、兼士兄弟，钱玄同，马幼渔，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，一方面整理英文系；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，颇

不少。

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，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；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，即使主张不同，若都是“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”的，就让他们并存，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。最明白的，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，而刘申叔、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；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。我信为应用起见，白话文必要盛行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，也替白话文鼓吹；然而我也声明：作美术文，用白话也好，用文言也好。例如我们写字，为应用起见，自然要写行楷，若如江良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，当然不可；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，作装饰品，即写篆隶章草，有何不可？

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，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，学问未必都好，而来校既久，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，也跟了阑珊起来，我们斟酌了一番，辞退几人，都按著合同上的条件办的，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；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，我不答应。朱尔典出去后，说：“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”，我也一笑置之。

我从前在教育部时，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，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；不意北大的预科，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，竟演成独立的状态。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，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；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；毕业后若直升本科，发生困难。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，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。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，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，不再设预科学长。预科中主要的教课，均由本科教员兼任。

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，常为之通盘打算，求其合理化。是时北大设文、理、工、法、商五科，而北洋大学亦有工、法两科；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，都是国立的。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，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，而北洋之法科，刻期停办。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，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。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，用在理科上。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，专授法律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，毫无设备，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，于是并入法科，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。

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，以为文、理两科，是农、工、医、药、法、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，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，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。所以文理两科，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；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